



行梁秉鈞談錫永余光才翰
鐘珩溫他驢戴天張景修徐
徐訐蔡尖培港大文社余光中
阿藍馬雙關夢南詩風社
乙張景熊一得中秉鈞談物小

香港藝術中心與歌德協會聯合主辦

詩 歌 朗 誦 晚 會

一九七五年一月廿八日及二月十八日
香港環國際大廈十一樓歌德協會會所

一月廿八日節目

談錫永

繆緒

阿藍

不要讓爸爸知道

馬覺

世界與禪

從星期日到星期一

夢甬

關夢南

登樓賦

遠古的事

詩風社

黃國彬：逐日

胡燕青：艱苦歲月

譚福基：求職婦人

陸健鴻：失題

黃國彬：歌者

凌至江：怡韻

徐訐

村居

夜醒

關心

賦歸

笑之歌

淚之歌

房中

贈

蔡炎培

風蝶
夏至
七星燈

港大文社

艾青：雪落在中國的土地上

余光中

憶舊遊
民歌
老戰士
大江東去
自嘲
鄉愁四韻

鍾玲玲

我的燦爛在一九一九
無須遊戲
我看見他
表弟的來信

溫健騷

洛美：我們不是詩人
和一個越戰美軍的對話
廣治郊外
錯字

戴天

啊！我是一隻鳥
京都十首——坐看青苔、蝴蝶、鏡容池、二條
城所見、聚光院、既白軒、天授庵、月下門、
開山堂、孤蓬庵

張景熊

唐娜與唐納
三號和廿三號公共汽車行駛的新路線

梁秉鈞

聾
中午在鯛魚涌
羅素街

談錫永
纓絡

天竺故事：有捕魚人和王女相戀，約會於
天祠。天神厭捕魚人身世卑微，有辱王族，遂
以神力令其沈睡。王女既來，推之不醒，不得
已遺下所佩纓絡離去。捕魚人醒來，見纓絡，
生大悔惱，乃至心火焚身而死。

——出「大智度論」

此後，就不再眺望恆河了。

晚霞散去，誰人在
礁石上覆下你的河船；
一岸憂鬱的水楊
蕭蕭楓槭的葉片
是否在默唱你的漁歌
抖恆河沙數的淚點？

風靜默時，若預言
大地將有六種震動
誰以慈悲的眼，凝視
沈雷未起的剎那；
此際倘有隕星飛滅於天外
閃刺我雙眸的星火
即是你短促的行旅。

乘香象肩荷的簾輿
早任沈重腳踏踏碎羞澀的夢
天祠近了，掩纓絡下的心跳
若恆河未湧的奔潮；
誰知早已有天神冷眼
投射於將笑綻的種芽
便長育出無根的無花果！

伸手撥你的眼簾
你的雙瞳潑彩
迷濛着歡欣的淚影
如浴雪的溪泉有一片籠葱；
藏你的眼神於我的眼神
融我的身影入你的身影
天地霎時與你歸於渾沌。

於是，披你以吻過我胸脯的
紅纓絡。繫七寶的梵線
曾編織嬌憨的歲月
茗彩蝶把歲華編入繭殼；
振翅醒來，咀嚼新明一片

翩翩渡越，隔離兩個季節
且倦於浮揚的花雨。

是誰將你喚醒呢
可是千百的溫柔的夢？
六月的熱風，吹沸你的血流
遂醒得太遲也醒得太早了
你的心於火中旋舞，燙熱
如陰除初判際的紅月
燃燒盡悵鬱的生命而凝雪。

揚你的屍灰入恆河，河水生波
從此夜夜有鮫人的眼淚
把骨粒凝鑄為珠。
而我，將合什於菩提雙樹下
等待素波擁起的冷月
且將摘此最大的明珠
繫入我瀝血染紅的紅纓絡。

阿 藍 不要讓爸爸知道

小小的鼻子
聞着花叢的氣味
那多麼好
想着體操的地方
塑膠機是一個一個同學
那多麼好
拍着小皮球
呼吸草地的空氣
那個時候
孩子也想到
爸爸病了
有一杯咖啡
那多麼好
孩子今晚要開夜

要開夜的孩子
不要哭
那些咖啡
有過很高的樹
那些樹木
有過風雨的季節
握實士巴拿
鐵模和螺絲
要用力上緊
要聽師傅的話
要記着

面上的手指印
要記着
樹在泥土上長大

不要哭 不要哭
你長大後
還有很多兒童
揹起了工具
經過可愛的學校
孩子啊 孩子
軸輪已經轉動了
有難聞的偈油
有不同顏色的膠粒
有一日
你拿着向日葵
在哭過的牆下
和勞工處先生
談談外面的生活
孩子啊 孩子
不要哭
爸爸病了
不要讓爸爸知道
今日被勞工處趕過
今日被廠長罵過
今晚被師傅打過

阿藍 馬覺 世界與禪

當妳的詩談到禪
我觸摸妳的唇
如此纖弱
如此純一

我不能把它翻譯
也不能予以描述
對此世界
我只能說：
更多
更樸實

關夢南
登樓賦

登樓豈不是有些悽楚
看滿城的燈火
有那一盞是屬於你的
有那一盞是屬於我的

漸高漸寒
就想起七月
就想起草原的牧歌
想起
那一輛忽忽夜行南下的火車
而我
坐在山崗上
是另一次的酒醉
是無奈地燒起國魂的香

也許
沒有可談的國家大事；
樓頭的顏色
祇有
 強姦
 打劫
 越獄
 逃亡

多麼使人懷念啊
公元前
神父和修女
在一片黑紗下的戀情
現在 登樓豈不是有些悽楚
漸高漸寒
還是下樓去吧
拿把剪子剪下我冬天的惆悵
寄給你

七〇年冬

胡燕青
艱苦歲月

篝火無言
淵淵的夜無言
一野寂寂身後
讓我枕你的膝，大叔

只等你的笛子放下
只等這一曲奏完
我就好好睡去

明早的露珠兒在那裏？
草上有 槍上有
眼角也有
笛聲不留，不留，却留住
楚楚依然
垂頭仍在，舉頭仍在
仍在

草覆
又
破了。大叔，我家裏
仍有一雙，是爹編的，多合你！
只是，那天我赤腳奔來，只帶了
仇

仇仍鞭我，我痛
草原求我，我不忍
路跡領我，我必須跑雖然
赤足。大叔，你懂得削根笛子
我不
你帶一整曲家鄉行軍
我不
就讓我枕你的膝，好大叔
只等你默完這一曲
我就乖乖睡去

明早，我會一身露珠和
笛聲 長大
跨千千里
就憑這一杖
撐我上路的
信仰

七四·五·五

譚福基
求職婦人

斜日鋪在你背上
一身舊花布衣，破黑布鞋
不遠的打石廠吹來陣陣風沙

蓋你一身
陽光也深沉了
爲甚麼總還看見
你勉强的笑容

先生，請問請不請校工？
污黃的牙齒，菜色的臉
手攏在圍裙袋裏
兩鬢的斑迹是白髮還是石灰？

（爲甚麼總還記住，你茫然的眼神？）

斜日鋪在你背上
漫長的斜路鋪在你面前
你只默默地行、百無聊賴
似乎還有整下午的時間
可是，回去之後
也許有張開的口等你

攤開的手向你
地盤已經停工罷？
本來不懂甚的國際貿易經濟原則
期金與股票
只是一春的報漲，這日子
誰還說無知是一種幸運

（先生，請問請不請校工？）

賺錢的竅門你不懂
而只知道
孩子饑餓的腹你要填
教育也漲價了，上學的孩子要多拿錢
你要孩子上學
使他們比你更多機會
比你更幸福
可是，地盤已經停工了

（爲甚麼總還看見，你勉强的笑容？）

斜日遲遲你背上
一肩社會的冷笑
斜斜的路你慢慢的爬
陽光下，蓋你一身風沙
百無聊賴，你踱向的路盡頭
那裏有一羣木屋
希望你還不知有貴租的事
在這路的盡頭處
且讓你有一枝棲

一九七四·四·七·初稿

六·五·脫稿

陸健鴻 失題

夜夜時針與分針在我背後盤旋
盤算陰謀
機會來時推我後入門後的黑漫

踉蹌一步跨出
地面裂開陷開

黑暗四面呼嘯攏來
濕冷的軀體鱗節靠過來
駁植着頭顱的軀體靠過來
靠過來粉屑削落的頭顱靠過來
一張張貼着空白的臉孔
嵌着苔綠森森的眼洞
誰能看透這些甬道後的深邃
化蝶從那邊翩翩飛去

每晨 我是如何如何慶幸
慶幸從門後安然回來
而當時間驅着黑暗來犯
當時針分針扎過來札札地剪過來
我是多麼後悔 後悔上一夜的反抗
我還是怎樣在縫中掙扎掙扎
掙扎推開時針分針的迫壓
我是怎樣奮力去扛起牆牆的黑影摔破
踩着瓦礫拍拍手呼嘯向過
但誰 誰能摔破時空的大限？

大限來時
時針分針嗒然合起
歷史的門依然關上
門後 黑暗跌落
跌落千重帳幕
容顏就這樣給這樣黑暗切去
就這樣把千情歸還忘情
把時空交給好事的蟻蟲
此後 一則失題的故事
在故紙中翻尋自己的名字

七三·三月初稿五月脫稿

黃國彬 歌者

開始，他抱琴，向落日，
一揮五指便琮琤琤琤，
金色的弦線幻幻幻幻
綻起萬瓣繽紛，
成宮，成商，成流徵，
冉冉向落霞外；
後面角羽互逐翻飛
捲起亂雲旋起流風，
枯萎的黃葉應聲簌簌墜地
而山嶽，屏息。

接着，他兩耳捕捉天籟，
兩眼望着
茫茫八紘之外；
弦線如水
在他五指間簌簌“沙沙”，
一顆顆太陽升起
昇自他指間的弦線，
霍霍霍一個接一個
升起，散開；

夜梟和烏鴉的休休嘎嘎
都跌入萬仞的黑夜。
最後，他以大地爲籥，
一吹，歌聲便透進自垌外
穿過森林，闕其無人，
蜿蜿蜒蜒
翻山越嶺
渡海跨江
向一綠千里的麥浪，
向白色烟雨中的稻田，
向嫋嫋的炊烟，
怡然走進鷄鳴犬吠的村莊
便迎上漫山遍野的歌聲，
溪澗也嘹亮地迎上來
迎上雄壯的江海。

終於以一管籥，他引領
夜鶯和蟬，江海和風雷
向同一和弦，以一管籥，
以一管籥，導象音
進同一和弦。

一九七四·九·三十

凌至江 怡韻

趕製巨大的皮風箏
我從風裏來，那邊
織女星之怨傳自銀河側
這邊，呀，我用食指豎着下唇
急躁的少女，我擁抱你

此閣此裙此影優美依舊，嘆息般
耳語之沁人……哎喲
你的我，折花折劍卻溫柔
月落，羅西行，十里迷濛

再說鳥語柔繞峯巒
唯多般飛躍，像展翼的蝴蝶
我們的脚印，循着井然的貝殼小路
走入幽竹林

鴿般忙着築巢，竹已是我們的鄰舍
祇一次，我們厮守永恆
你深知我是一個少年隱士
愛將自然的聲息：欸心曲

再說鳥語柔繞峯巒
一切必將憶述成迷

村居 徐訏

黯淡的夜色中，
渾圓的月兒。
拖着寂寞的笑容，
穿過了雲層；
穿過了雲層。

老樹披着殘雪，
在衰草上，
疲倦地撫摸：
斑剝的傷痕；
斑剝的傷痕。

懶惰的鐘聲！
從遠處教堂傳來。
在鄉村裏呼喚：
遠逝的遊魂，
遠逝的遊魂！

那盞燈忽明；
那盞燈忽滅。
我在小樓上遠望：
何處是家門？
何處是家門？

一九四六·二·二·晨一時·威斯康辛鄉下

贈

你來的路上，
就是你現在，
想要的樹木。

身邊的野地，
也滿是你過去，
想有的花束。

江尾的悲哀，
哪一種不來自，
江頭的歡樂？

在市場的秤上，
高山流水都合成了，
米糧的價格。

天亮了！你該回去，
莫再嘮叨，
過去的嘆息。

今天才是你自己的，
市場的掛牌上早已有；
你價格的漲落。

一九四六·二·一二·深夜·威斯康辛州鄉居

賦歸

那綠色的已枯，
那紅色的已萎，
還有那鮮艷的鵝黃，
已染上了可憎的污穢。

那嬌嫩的已老，
那壯健的已頹，
那興高采烈的，
也已經冉冉憔悴。

過去燦爛陽光下，
園中有鴿蝶齊飛；
如今綿綿淫雨中，
蛇衣與鼠屍發霉。

望晚霞駛過青青的山，
白帆劃過綠綠的水，
念衰老的征人，
何日可以賦歸？

莫問荒蕪的家鄉，
期待你的有誰？
應記取倒斜的籬前，
雨中的野籬竟日在垂淚。

一九五三·四·五·夜·九龍

夜醒

遠海掀浪如號，
秋風摧葉欲碎，
孤衾下旅人，
已無能再睡，

長更寒意侵入，
小窗雨點如淚，
朦朧的夜色裏，
竟無人賦歸。

念來人如花，
去人如水，
幢幢的燈影，
似靈似鬼。

已倦的無線電，
似訴似悔；
歌詞依舊，
問唱者是誰？

紅過杜鵑，
白了玫瑰，
寒霜青霧中，
顫抖着蘆葦。

夕陽黃昏中，
我也有愛如蜜；
青春！逝去的青春裏，
我應悔未曾痛醉。

一九五一·二·六·香港

蔡培炎 風蝶

在太陽
患黃胆病的皮色裏
有水
引向待澈的河川
這是昨日
昨日的風從橋下經過
打一個蝴蝶的結子便遠去了

艾青 雪落在中國的土地上

雪落在中國的土地上
寒冷在封鎖着中國呀……

風，
像一個太悲哀了的老婦
緊緊地跟隨着
伸出寒冷的指爪
拉扯着行人的衣襟，
用着像土地一樣古老的話，
一刻也不停地絮聒着……

那從林間出現的，
趕着馬車的
你中國的農夫
戴着皮帽
冒着大雪
你要到那兒去呢？

告訴你
我也是農人的後裔——
由於你們的
刻滿了痛苦的皺紋的臉
我能如此深深地
知道了
生活在草原上的人們的
歲月的艱辛。

而我
也並不比你們快樂啊
——躺在時間的河流上
苦艱的浪濤，
曾經幾次把我吞沒而又捲起

流浪與監禁
已失去了我的青春的
最可貴的日子，
我的生命
也像你們的生命
一樣的憔悴呀！
雪落在中國的土地上
寒冷在封鎖着中國呀……

沿着雪夜的河流
一盞小油燈在徐緩地
——移行，
那破爛的烏篷船裏
映着燈光，垂著頭
坐着的是誰呀？

——啊，你
蓬髮垢面的少婦，
是不是
你的家
——那幸福與溫暖的巢穴——
已被暴戾的敵人
燒燬了麼？

是不是
也像這樣的夜間，
失去了男人的保護，
在死亡的恐怖裏，
你已經受盡敵人的戲弄？

咳，就在如此寒冷的今夜，
無數的
我們的年老的母親，
都蜷伏在不是自己的家裏，
就像異邦人
不知明天的車輪
要滾上怎樣的路程……
——而且
中國的路
是如此的崎嶇
是如此的泥濘呀。

雪落在中國的土地上，
寒冷在封鎖着中國呀……

透過雪夜的草原
那些被烽火所嚙啃
着的地域，
無數的土地的墾植者
失去了他們所飼養的
家畜
失去了他們肥沃的
田地
擁擠在
生活的絕望的污巷裏
饑饉的大地
朝向陰暗的天
伸出乞援的
顫抖着的兩臂。

中國的苦痛與災難
像這雪夜一樣廣
闊而又漫長呀！

雪落在中國的土地上
寒冷在封鎖着
中國呀……

中國，
我的在沒有燈光
的晚上
所寫的無力的
詩句
能給你些許的
溫暖麼

一九七三·十二·八

余光中 憶舊遊

曾經湖大似海，芝加哥在空中
多少層樓在霧裏贏多少海市
玻璃多冷鋼鐵多無情
江湖滿地是威斯康辛
曾經，千門萬戶慶慶在紐約
落日迴顧每一扇窗口
多少眼眸思故鄉念故鄉在海關另一方
長途電話的終點，航空郵筒
聖誕卡聖誕卡年年可憐的候鳥，青鳥
曾經摩肩接踵在人行道上
一日頭向季節的櫺窗多富麗
映出自己的形象可驚
魅影是誰崇白人的畫市
背景是異國的紅樹長街
陌生的星條旗飄展在風裏
一曲兒歌心中遂升起
秋深了
你的土地你的根喚你回去

一九七四年十一月于香港

民歌

傳說北方有一首民歌
只有黃河的肺活量能歌唱
從青海到黃海
風也聽見
沙也聽見

如果黃河凍成了冰河
還有長江最最母性的鼻音
從高原到平原
魚也聽見
龍也聽見

如果長江凍成了冰河
還有我，還有我的紅海在呼嘯
從早潮到晚潮
醒也聽見
夢也聽見

有一天我的血也結冰
還有你的血他的血在合唱
從A型到C型
哭也聽見
笑也聽見

六十·十二·十八

自嘲

先知與聖徒的孩子們
在沙漠裏又吵了一架
阿拉丁把神燈只擦一擦
每一滴，啊，每一滴油
比耶穌的血更昂貴
冉冉騰起，那巨靈的陰影裏
我們竟縮小一倍，十倍
阿拉，該怎樣我們才能贖罪？
百貨飛升，比賽放風箏
車票，百分之六十
香烟，百分之廿五
昨天，買得動公象
今天，買不起母鼠
只有我的詩，不靈的神燈
稿費不降也不升
價目長保着穩定
或許——
這也算一種永恆。

六三·二·三

鄉愁四韻

給我一瓢長江水啊長江水
酒一樣的長江水
醉酒的滋味
是鄉愁的滋味
給我一瓢長江水啊長江水
給我一張海棠紅啊海棠紅
血一樣的海棠紅
沸血的燒痛
是鄉愁的燒痛
給我一張海棠紅啊海棠紅
給我一朵雪花白啊雪花
信一樣的雪花白
家信的等待
是鄉愁的等待
給我一朵雪花白啊雪花白

給我一朵臘梅香哪臘梅香
母親一樣的臘梅
母親的芬芳
是鄉土的芬芳
給我一朵臘梅香啊臘梅梅香

六三·三

鐘玲玲 無須遊戲

我就是終結
開始 和永恆。
在我的國度裏
無須遊戲
無須言語
無須愛
也無須
不愛

所以是
我已經走向了
我已經上升
我已經終止和埋葬
而我的一半
藏在水裏
另一半 則刻在
千年的花崗岩上。

溫健驩 和一個越戰美軍的對話

他拿一塊石頭給我看。
我說：「這是石頭。」
他說：「石頭。」

他拿一截喬木的枝桠給我看。
我說：「這是樹枝。」
他說：「樹枝。」

他拿一杯鮮紅的血給我看。
我說：「這是鮮血。」
他說：「顏色。」

我說：「這是鮮血。」
他說：「顏色。」

廣治郊外

歧路上，懷孕的婦人蹲著；
一串農夫的足印走過
一輛坦克犁過
 負荷著將熟的稻子的田野。
新生的帶血的嬰兒大聲地哭了。

沒有人停下來。
子彈使他們緘默。

歧路上，黑衣的婦人坐了下來。
濺了血的黃花靜靜地站著。
一只青蠅緩緩的爬過
 嬰兒的鼻孔。
抱著猶帶暖意的小屍骸的母親大聲地哭了。

戴天

啊，我是一隻鳥

啊，我是一隻鳥
我是一個看起來很美妙的盤旋
我是一個形式
裝着零的內容
我是一個只有記憶
而記憶有只有北方
而北方只有
什麼也沒有的
那種霜
那種劃空的長嘆
那種疲倦的
羽翼
那種泥土的氣息
啊，我是一隻鳥
我是一個
沒有屋頂的
棲息
我是
沒有煙囪的
炊煙

我看見地下
林立着許許多多的碑石
林立着長方形的
四方形的
甚至什麼形狀也不是的
所謂城市
——在那裏
埋葬了人的
一點什麼
以及
沒有什麼
我又看見
在碑石和碑石之間
存在着

一種活着的
死
也有耗子
吱啞着
真理
在牠們的洞裏

啊，我是一隻鳥
我是一個不會殺戮的衝擊
我是一種
教育過的野蠻
一種
裁剪過的原始
甚至，我也是一片
沒有風
可是會下墜的
落葉
啊，我是一隻鳥
我是一個
飢餓
我是一個要表示什麼
又被什麼表示的
姿勢
我是一個
啞吧的沉默
有許多
沒有出路的話語

一九七〇年三月十六日·九龍

京都十首 坐看青苔

所有的脚步
像雪那樣
溶了
一個眼色
 淡淡地
向這邊走來
只是說
坐

蝴蝶

莊周的蝴蝶夢醒了之後還是蝴蝶
 我也是蝴蝶你也是蝴蝶
 都從夢醒來
翩翩飛入伊的眼中繁花滿眶
去採取
那一點點的
甜

鏡容池

就這麼
輕輕的一抹
風的手
使楊柳綠滴晶瑩
使荷花
牽着游魚
到
沒有塵埃的
世界去了

二條城所見

眼睛
走着馬燈
在遠待廊下
春春
夏夏

也從禿鷹那裏
看松老
雲閑
看虎步的山崖
覺得
一陣昏旋

聚光院

光
聚集在
碑石的額頭
所有死者
自林立的陰影
升起
一縷餘溫仍在的
煙
當生人遠去
青山背後
半空中就停着
沒有聲音的
聲音
一抹而去

既白軒

既白軒的曲徑
停在
桂花樹那裏
一朵朵
早就笑着
並且笑過的
花
從聲音那裏
借來了
整個喧嘩

天授庵

那時已經
沒有了
門

陰影
在琉璃瓦下
骷髏般的眼眶
在飛簷
右邊

只有那石砌
石砌的庭階
仍然鑲在
沒有門的
門前

月下門

月下門的雙扉
緊鎖着
松柏的蒼綠
而且推開了
外來的路

沒有人知道
那裏來的足跡
深深地
在簷前
停過

開山堂

開山堂的前庭
犁着
許多方方圓圓
以及直馳而去的
圓形

那些小山
老得睜不開
青苔的眼睛
也不免
與一樣老的
松樹
爭論着方圓

這時直去的形象
已經在
無邊的暮藹裏

弧蓬庵

想見了煙波
瀚渺
未晚：脚步
鷄鳴：眼睛
和一去無回的
飄飄的
浪子衣襟
以及
蘆葦蔽道中
幽幽的
神秘

張景熊

三號和二十三號公共汽車行駛的新路線 ——給秉鈞

一片灰雲向天生起
聖士提反女校的林園石階
女孩子們一手拿書一手持傘
外邊紅色郵筒旁的斜梯變了瀑布
樹下留有暖水袋
黑傘埋進土裏伸出胳膊
細碎的草葉越過一梁牆
花枝下有人避着過雲雨
石榴樹在三合土坡屹舒展
羅便臣道經意地在柏道的腋間伸出
常春籐沿着巖牆而下
在侵剝的斷層蛋殼間尋找
尋找傳統中足以浸潤現代的聯繫
青蒼的樹叢與枯樹的枝柯並列
壁虎走過互相黏合的石塊
天橋工程停止在公路邊下
包裹石學的膠布在風中撲撲
彎角處蒙塵的玻璃鏡
看汽車掠過柏油道
妙高台上男童吹起螺殼
掃起山間的雲霧
曳過石壁的裂痕
在大海邊上化成盤石
廢垣原是輝煌的建築
破屋瓦上長青草
沙土封住百葉窗
樓閣木門生綠苔
陳跡隱現曾經是寢室洗手間的位置
斷梯有溝紋的卵石有石化的鳥巢
滿牆樹根根根釘上了廣告牌
滿牆樹根根根纏住水管和電纜
新開發的地盤是偌大的鬪技場
另一個地盤變了停車場
堆滿垃圾剛要被搬走

留下了半扇破敝的木窗
望着對面花店裏用風筒暖頭髮的女子
車房隔壁是橫街摩羅廟道
再過聖貞德學校對面的高牆上
不能流浪是樹的遺憾
終日把根鬚變作
蟒蛇、蜥蜴、烏龜甚至鱷魚
在牆下盤着
相互競逐和調換方位
彼此的胸下滑過了若干歲月
始祖鳥裂着尖齒的嘴
獨立在樹頭仰望着仰望着
葱鬱的松巒 而
葱鬱的城市的山上
高聳的建築下面祇有道木破梯
森林不吐出往日的話語
亂山快將歸來驅散每一條人工的路
牆內的屋頂上風訊的矢號
風霜生鐵銹每天出示相同的指向
再一拐彎轉下花園道
所有黃色路牌都被推倒
黑白相間的交通標誌裁成樹的衣裳
興建天橋的時候砍斷了幾株樹的頭顱
樹下一班學童正好來踢球

橋

一九七四·六·十二

梁秉鈞 聾

頭髮都垂到紅衣上
你正低下頭
翻看一本石濤
一面從心裏笑出來

陽光照着書頁和你的臉
這時我剛從外願回來
疲倦而且煩躁：
「這麼熱的天氣，
怎麼不坐到那邊的陰影裏去？」

「什麼？」你說你聽不清楚，
「當我戀愛的時候，
就總有一隻耳朵聾了。」

羅素街

路上永遠的潮濕與泥污
使一個匆忙的路人
難在櫛比的小攤旁移前
橙和香蕉
還有枇杷的鮮明
化作攤上一列
鹹魚灰滯的眼睛
仰視一朵黃菊

閃着水光，瓣疊着瓣
嫩綠的生菜盛滿一個竹籬
猶如乾枯的冬菰和魷魚
盛在棕皮紙袋中

偶然的溢出：

一個鮮紅的蕃茄在路旁黑色水上
婦人坐在路中央剝豌豆
豆莢扔了一地
綠色的豆落在盆裏
紛沓的脚步
繞過它
兩旁的小舖圍攏過來
淺水的銅盆中
一尾黃鱔的小魚
微弱地振動魚鰓
當秤尖翹起
秤錘沉重地垂下
多年的灰色與棕色沉墜下來
面孔的漩渦
淤積成的街道的黑疤
馬鈴薯和紫色的茄子
暫時把它掩蓋一個早晨
路上永遠的潮濕與泥污
使一個匆忙的路人
難在擠迫的人羣中移前
一邊是菜市

另一邊是小食檔

蔬菜和肉食就在此端煮成
一串黑色的葡萄
在破黑的鏟旁
瓶罐、竹籃和舊盆
可以帶走多少
晒乾多時的紅棗和無花果？
在瓦甕內部
時日越久顏色越是沉重
破缸中的辣菜帶着紅色斑漬
棕色身體上絲絲血液
像屋宇一般陳舊下去
冷風中沉沉幌動一個鐵爐的火
到了街尾
迎面是橫堵的天橋
那裏昔日原是一道水渠